

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述註卷二十五

安溪　李光坡　撰

問喪第三十五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

集說曰雞斯讀為笄纚笄骨笄也纚韜髮之繒也親始死孝子先去冠惟留笄纚也徒空也徒跣無屨而空跣也上衽深衣前襟也以號踊履踐為妨故扱之於帶也交手哭謂兩手交以拊心而哭也五藏者腎在下肺在中肝在上舉三者之焦傷而心脾在其中矣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也

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無數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

體安心下氣也

集說曰哭踊本有數此言無數者又在常節之外也

懣煩也

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

集說曰發開也爵踊似爵之跳足不離地也殷殷田田擊之聲也辟拊心也哀以送之謂葬時也迎其精

神而反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

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

集說曰望望瞻望之意也汲汲促急之情也皇皇猶彷徨之意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知神之來否

盡哀而止者他無所寓其情也

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集說曰此言反哭至終喪之情也惚猶恍惚也愾猶嘆恨也勤謂憂苦也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

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為之斷決以三日為之禮制也

集說曰此記者設問以明三日而斂之義匍匐猶顛蹷或作扶服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禮

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惟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疏曰謂心既悲哀肉袒形褻故不可褻尊而冠若有吉事而内心肅敬則雖袒而著冠也故郊特牲云君袒而割牲是也　集說曰免而袒袒而踊先後之次也有一疾則廢一禮女子不踊則惟擊胸男子不踊

則惟稽顙觸地皆可以為哀之至也

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惟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怪成人袒時須著免今非成人袒亦有著免故問之不冠者之所服謂未冠童子故著免也童子不緦不為族人著緦也惟當室緦謂童子無父兄當室主家乃為族人著緦也緦者其免言為族人緦者由為父母著免也當室則免而杖又明

童子得免所由以其孤兒當室則得免而杖乃為族人服緦也諸解語而未詳故本註疏句釋之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為父苴杖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註曰父在不杖謂為母喪也尊者在不杖辟尊者之處不杖有事不趨皆為其感動使之憂戚也 集說曰苴杖圓而象天削杖方以象地又以桐為同之義言哀戚同於喪父也

服問第三十六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

疏曰公子諸侯之妾子也皇姑即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尊厭妾子使為母練冠諸侯沒妾子得為母大功

而妾子之妻則不論諸侯存沒為夫之母期也其夫練冠是輕也而妻為之期是重故云有從輕而重也此妾既賤若惟云姑則有嫡女君之嫌今加皇字明非女君而此婦尊之與女君同故云皇姑也

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

註曰妻齊衰而夫從緦麻不降一等言非服差

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

疏曰公子被厭不服已母之外家是無服也妻猶從

公子而服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是從無服而有服也經惟云公子外兄弟而知其非公子姑之子者以喪服小記云夫之所為兄弟服妻皆降一等夫為姑之子緦麻妻則無服今公子之妻為之有服故知其為公子外祖父母從母也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為兄弟若同宗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

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

註曰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疏曰
雖為公子之妻猶為父母期是有服也公子被厭不
從妻而服之是從有服而無服也
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
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
註曰雖外親亦無二統　坡謂母出而父繼娶則出
母與廟絕故為繼母之黨服若母死而父繼娶則親
母為重故服其黨而不復服繼母之黨也解誤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

疏曰謂三年之喪練祭之後又當期喪既葬之節也故葛帶謂三年喪之練葛帶也今期喪既葬男子則應著葛帶此葛帶與三年之葛帶麄細正同而以父葛為重故帶其故葛帶也絰期之絰者謂三年之喪練後首絰既除故絰期之葛絰若婦人練後麻帶除矣則絰其故葛絰帶期之麻帶以婦人不葛帶故也

功即麤也功衰者父之練之功衰也父之既練母之既葬衰皆七升其齊衰仍有八升九升八升者是正服齊衰九升者是義服齊衰若母喪既練雖衰八升與正服既葬齊衰同以母服為重亦服母之齊衰也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

疏曰三年喪練後有大功喪亦既葬亦帶其故葛帶而絰期之葛絰也故云亦如之大功既葬葛帶三寸有餘比練之葛帶四寸有餘為小故反服練帶也大

功既葬之首絰四寸有餘與練之葛帶粗細相似不得為五分去一為帶之差故首絰進與期既葬之絰五寸有餘同也但謂粗細與期同其實是大功葛絰也小功無變者言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遭小功之喪無變於前服不以輕服減累於重也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䟽曰大功以上為帶者麻之根本並留之合糾為帶如此者得變三年之練葛小功以下其絰澡麻斷

本不得變三年之葛也言變三年之葛舉其重者其實期之葛有本者亦得變之

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之既免去絰每可以絰必絰既經則去之

疏曰斬衰既練之後遭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爲之加經也於免絰之者以練無首絰於此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爲加小功之絰也斂殯事竟既免之後則脫去其經當斂殯之節每可以絰之時必爲之加

麻既絰則去之不應絰之時則去其絰自若練服也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
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
以有本爲稅
疏曰言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
期之練冠亦不得易也如當緦小功著免之節則首
絰其緦與小功之絰所以爲後喪緦絰者以前喪練
冠首絰已除故也要中所著仍因其初喪練之葛帶

不云故而云初者以期初喪之時變練之葛帶為麻期既葬之後反服練之故葛帶故言故也小功以下之喪不變練之葛帶故云初也輕喪之麻本服既輕雖初喪之麻不變前重喪之葛也稅謂變易也緦與小功麻絰既無本不合稅變前喪惟大功以上麻絰有本者得稅變前喪也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

疏曰上論成人小功緦不得易前喪之葛此論殤在小功緦得易三年葛也殤長中者謂本服大功今乃降在長中殤男子則為之小功婦人為長殤小功中殤則緦麻如此者得變三年之葛著為殤服之麻終竟此殤月數如小功則五月緦則三月還反服其三年之葛也既服麻不改又變三年之葛不是重此麻也以殤服質畧自初死服麻以後無卒哭時稅麻服葛之禮也下殤則否者以大功以下之殤男子婦人

俱為之緦麻其情輕不得變三年之葛也案上文麻有本者得變三年之葛則齊衰下殤雖是小功亦是麻之有本者故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絶本然齊衰下殤乃變三年之葛今大功長殤麻既無本得變三年之葛者以無虞卒哭之稅故特得變之若成人小功緦麻麻既無本故不得變也

服

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世子不為天子

詰曰世子不為天子服遠嫌也不服與畿外之民同也　集説曰諸侯為天子服斬衰三年外宗見前篇

諸侯外宗之婦為君期夫人為天子亦期故云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

集詰曰夫人者君之適妻故云夫人妻大子適子也其妻為適婦三者皆正故君主其喪

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註曰士為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從服期

疏曰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故得為君與夫人

及君之大子著服如士服也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驂乘從服惟

君所服服也

疏曰君母是適夫人則羣臣服期非夫人則君服緦

故羣臣無服也近臣閽寺之屬僕御車者驂乘車右

也唯君所服服者君緦則此等人亦緦也

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疏曰君為卿大夫之喪成服之後著錫衰以居也出謂以他事而出非至喪所亦著錫衰首則皮弁也當事若大斂及殯并將葬啓殯等事則首著弁絰身衣錫衰若於士則首服皮弁也大夫相為亦然者亦如君於卿大夫也若君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為其妻而往臨其喪亦服錫衰但不常著之以居或以

他事出則不服也其當殯斂之事亦弁絰也

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集說曰見人往見於人也絰重故不可釋免入公門雖稅齊衰亦不脫絰也此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亦不稅其大功非但廢衰又免絰也

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集說曰罪重者附於上刑罪輕者附於下刑此五刑

之上附下附也大功以上附於親小功以下附於疏此五服之上附下附也等列相似故云列也

間傳第三十七

註曰名間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所以首其内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

集說曰斬衰服苴苴絰與苴杖也麻之有子者以爲

苴絰竹杖亦曰苴杖惡貌者疏云苴是黎黑色又小記疏云至痛内結必形色外章所以衰裳絰杖俱備苴色也苴者標表之義蓋顯示其内心之哀痛於外也枲牡麻也枯黯之色似之大功之喪雖不如齊斬之痛然容貌亦若有所拘止而不得肆者蓋亦變其常度也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

集說曰若如也往而不反一舉而至氣絶似不回聲也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餘聲之委曲也小功緦麻情輕雖哀聲之從容亦可也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疏曰雜記云三年之喪對而不問爲在喪稍久故對也又云齊衰之喪言而不語彼謂言已事　集說曰唯應辭也不對不答人以言也不言不先發言於人

也不議不泛論他也

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疏曰此謂正服齊衰喪大記云三不食者當是義服此小功緦再不食喪大記一不食謂緦麻再不食謂

小功熊氏云異人之說故其義別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疏曰大祥食醯醬則小祥食菜果時但用鹽酪也若不能食者小祥得用醯醬故喪大記云小祥食菜果以醯醬禫始食肉喪大記云祥而食肉亦異人之說醴酒味薄乾肉又澀孝子不忍發初御醇厚之味故

飲醴酒食乾肉　集說曰中月間一月也前篇中一以上亦訓為間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也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苄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

疏曰亦有斬衰不居廬者則雜記云士居堊室是士服斬而居堊室也亦有齊衰不居堊室者喪服小記云父不為衆子次於外註云自若居寢是也　集說

曰倚廬堊室見喪大記芐蒲之可為席者但翦之使齊不偏納其頭而藏於內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拄楣翦屏芐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
集說曰拄楣謂舉倚廬之木拄之於楣使稍寬明也翦屏者翦去戶旁兩廂屏之餘草也自上章唯而不對以下至此有與雜記喪大記喪服小記之文不同者記者所聞之異亦或各有義歟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集說曰每一升凡八十縷斬衰正服三升義服三升半齊衰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大功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小功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緦麻降正義同用十五升布去其七升半之縷葢十五升若朝服之布其幅之經一千二百

縷也總布用其半六百縷為經是去其半也有事其縷者事謂煮治其紗縷而後織也無事其布者及織成則不洗治其布而即以製總服也若用為錫衰則加灰以洗治之故前經云加灰錫也然則總服是熟縷生布其小功以上皆生縷以織矣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

疏曰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用練易其冠又以練為中衣以縓為領緣也要絰葛絰也縓緣見檀弓　集說曰五服惟斬衰齊衰大功有受者葬後以冠之布升數為衰服如斬衰冠六升則葬後以六升布為衰齊衰冠七升則葬後以七升布為衰也謂之成布者三升以下之布麤疏之甚若未成然六升以下則漸精細與吉服之布相近故稱成也去麻服葛者既後男子去要之麻帶而繫葛帶婦人去首之

麻絰以著葛絰也葛帶三重謂男子也奠後以葛帶易要之麻帶五分去一差小於前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則三重也未受服之前麻帶爲兩股相合此直云葛帶三重則首絰雖葛不三重猶兩股糾之

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集說曰小祥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此除先重也

居重喪而遭輕喪男子則易要絰婦人則易首絰此易輕者也

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

註曰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　疏曰二十五月大祥祭此日除脫則首服素冠以縞紕之身著朝服而祭祭畢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身著十五升麻深衣未有采緣故云素縞麻衣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為禫祭禫祭之時玄

冠朝服祭訖則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
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黑經白緯曰纖
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
喪輕者包重者特
註曰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　疏曰斬衰受服
之時而遭齊衰初喪男子所輕要者得著齊衰要帶
而兼包斬衰之帶婦人輕首得著齊衰首絰而包斬
衰之絰故云輕者包也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絰婦

人重要特留斬衰之帶是重者特也愚謂特者單獨而無所兼之義非謂特留也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

疏曰斬衰既練男子惟有要帶婦人惟有首絰是單也今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著大功麻絰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要空著大功麻帶又以大功麻絰易練之葛絰是重麻也至大功既虞卒哭男子帶以練之故葛帶首著期之葛絰婦人絰其練之故

葛絰者期之葛帶是重葛也言期之葛絰期之葛帶者謂大功絰帶麤細與期同其實是大功葛絰葛帶也　又曰檀弓云婦人不葛帶者謂斬衰齊衰服也其大功以下婦人亦葛帶喪服大功章男女並陳有即葛九月之文是大功婦人亦受葛也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䟽曰以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以首猶服齊衰葛帶絰是首有葛要有絰故云麻葛兼服之兼服之文

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絰要服齊衰之麻

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

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

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註曰惟大功有變三年既練之服小功以下則於上

皆無易焉此言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

與緦之麻同主為大功之殤長中言之服重者謂特

之也䘏者則男子與婦人也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絰其上服除則固自受以下服之受矣　疏曰前文兼服之但施於男子不包婦人今此易輕者男子易於要婦人易於首俱得易輕也云凡下服至故葛絰者此明遭後服初喪男子婦人雖易前服之輕至後服既葬之後還須反服其前喪　集說曰同者前喪既葛與後喪初死之麻麄細無異也兼服者服後麻兼服前葛也服重者即上

章重者特之說也易輕者即易者包是也

三年問第三十八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註曰羣謂親之黨也復生除喪反生者之事也　疏曰飾謂章表也羣謂五服之親也因此三年之喪差降各表其親黨親謂大功以上疏謂小功以下貴謂天子諸侯絶期卿大夫降賤謂士庶人服族其節分明　集說曰弗可損益者中制不可不及亦不可過是所謂無易之道也治親疏貴賤之節者惟喪服足以盡其詳服莫重於斬衰時莫久於三年故此篇列言五服之輕重而自重者始　石梁王氏曰二十四

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禫註謂

間一月則所間之月是空一月爲二十六月出月禫

祭爲二十七月徙月則樂矣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

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

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蹰焉然後

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

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

不窮

集說曰鳥獸知愛其類而不如人之能充其類此所以天地之性人為貴也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

集說曰患猶害也邪淫之害性如疾痛之害身故云患邪淫也不如鳥獸為無禮也無禮則亂矣

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

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集說曰遂之謂不時除也先王制禮蓋欲使過之者俯而就之則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不至者跂而及之則不至於鳥獸之不若矣壹使足以成文理謂無分君子小人皆使之遵行禮節以成其文章義理文理者以三年一閏天道小成又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以三年成文理也釋除去其服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

疏曰父母本三年何以至期是問其一期應除之義故答云至親以期斷是明一期可除之節故期而練男子除絰婦人除帶下文云加隆故至三年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集說曰又問旣是以期斷矣何以三年也答謂孝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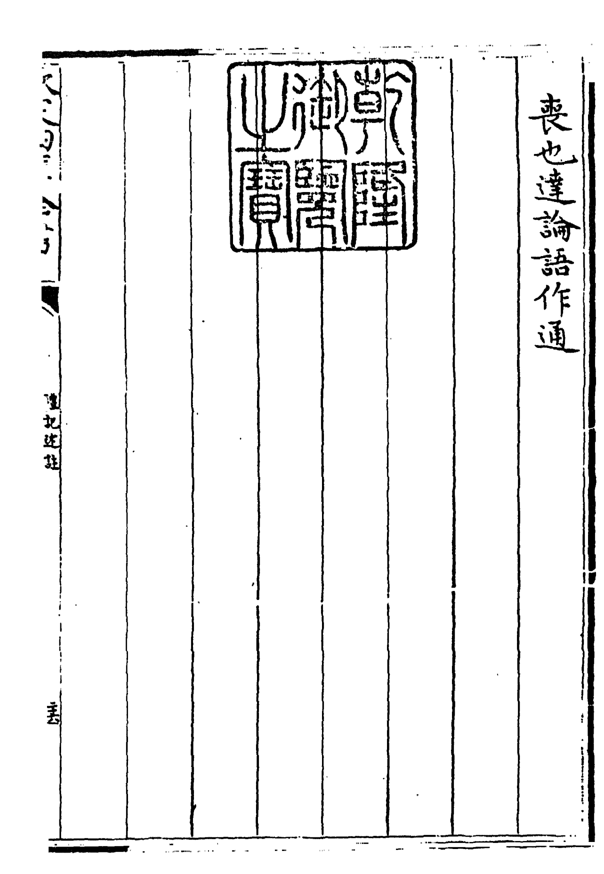
加隆厚於親故如此也焉語辭猶云所以也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為隆緦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閒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集說曰弗及恩之殺也三月不及五月五月不及九

月九月不及期也期與大功在隆殺之間故云期九月以為間也取象於天地者三年象閏期象一歲九月象物之三時而成五月象五行三月象一時也取則於人者始生三月而翦髮三年而免父母之懷也和以情言謂情無不睦也壹以禮言謂禮無不至也人之所以相與羣居而情和禮壹者其理於喪服盡之矣未有知其所由來者言三年之喪行之自遠不知從何代而來也父母之喪無貴賤故曰天下之達

喪也達論語作通



禮記述註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述註卷二十六至二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黄臣鶚

禮記述註卷二十六

安溪　李光坡　撰

深衣第三十九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集說曰朝服祭服喪服皆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名深衣制同而名異者有四

焉純之以采曰深衣純之以素曰長衣純之以布曰
麻衣著在朝服祭服之内曰中衣但大夫以上助祭
用冕服自祭用爵弁服則以素為中衣士祭用朝衣
則以布為中衣也皆謂天子之大夫與士也喪服亦
有中衣檀弓云練衣黄裏縓緣是也但不得繼揜尺
耳要縫七尺二寸比下齊之一丈四尺四寸為半之
也玉藻云縫齊倍要是也　楊氏曰深衣制度惟續
衽鉤邊一節難考鄭註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

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鄭意蓋言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既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衣裳十二幅交列裁之皆名為衽所謂續衽者指在裳旁兩幅言之謂屬連裳旁兩幅不殊裳之前後也又衣圖云既合縫了又再覆縫方便于著以合縫者為續衽覆縫為鉤邊

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劉氏曰袼袖與衣接當腋下縫合處也運回轉也王藻云袂可以回肘是也肘臂中曲節袂袖也袼之高下與衣身齊二尺二寸古者布幅亦二尺二寸而深衣裁身用布八尺八寸中屈而四疊之則正方袖本齊之而漸圓殺以至袪則廣一尺二寸故下文云袂圜應規也衣四幅而要縫七尺二寸又除負繩之縫與領旁之屈積各寸則兩腋之餘前後各三寸許續以二尺二寸幅之袖則二尺有五寸也然周尺二尺

五寸不滿今儘尺二寸僅足齊手無餘可反屈也曰反屈及肘則接袖初不以一幅為拘矣凡經言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及袼可運肘袂反及肘皆以人身為度而不言尺寸者良以尺度布幅有古今之異而人身亦有大小長短之殊故也朱子云度用指尺中指中節為寸則各自與身相稱矣玉藻朝祭服之帶三分帶下紳居二焉而紳長制士三尺則帶下四尺五寸矣深衣之帶下不可厭髀骨上不可當脅骨惟當

其間無骨之處則少近下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集說曰深衣之制衣四幅袂二幅裳六幅總十二幅也袷交領也衣領既交自有如矩之象踝足跟也衣之背縫及裳之中縫上下相接如繩之直故云負繩也下齊裳末緝處也欲其齊如衡之平

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

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

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

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

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註曰心平志安行乃正或低或昂則心有異志者與

疏曰所以袂圜中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為容

儀也抱方領之方也以直其政解負繩以方其義解

抱方也　呂氏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

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大夫士朝元端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此上下同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將軍文子除喪受弔練冠深衣親迎女在途而壻之父母死深衣縞總以趨喪此吉凶男女之同也蓋簡便之服非朝祭皆可服之也　方氏曰端冕必有敬色所以為文介冑則有不可辱之色所以為武端冕不可以為武介冑不可以為文兼之者惟深衣而已玉藻曰夕深衣深衣燕居之服也

端冕雖所以修禮容亦有時而燕處則深衣可以為文矣介胄雖所以臨戎事亦有時而燕處則深衣可以為武矣雖可為文非若端冕可以視朝臨祭特可贊禮而為擯相而已雖可為武非若介胄可以臨衝特可運籌以治軍旅而已制有五法故曰完其質則布其色則白故曰弗費吉服以朝祭為上燕衣則居其次焉故曰善衣之次也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

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註曰尊者存以多飾為孝纘畫文也三十以下無父稱孤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緆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惟袷廣二寸　疏曰若父母無惟祖父母在亦當純以青廣各寸半者言純袂口及裳下之緆并純旁邊其廣各寸半

投壺第四十

陸曰鄭云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

禮別録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也皇云與射

為類宜屬嘉禮或云宜屬賓禮也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註曰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

面燕飲酒既脫屨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或射所謂燕射也枉哨不正貌固之言如故也　疏曰此篇投壺是大夫士禮大夫兕中士鹿中其中之形刻木為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有圜圈以盛算主人奉矢在阼階上西面使人在司射西皆西階上北面諸侯相燕亦有投壺左傳云晉侯與齊侯燕投壺然則天子亦有之但古禮亡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

辟

疏曰賔於西階上北面再拜遥受矢也主人見賔拜乃般曲折還謂賔曰辟欲止賔之拜也於是賔主各來兩楹之間相就俱南面主人在東授賔矢還阼階上北面拜送矢也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賔就筵

集說曰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之賛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受之而進就楹間視投壺之處所復

退反阼階之位西向揖賓以就投壺之席也賓主之席皆南向間相去如射物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

疏曰司射於西階上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乃東向來賓主筵前量度而置壺於賓主筵之南間以二矢半者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上及庭中也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中各隨光明故也矢有長短亦隨地之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

扶庭中太廣矢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二尺也七扶者二尺八寸也九扶者三尺六寸也矢雖有長短而度壺則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是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也度壺畢仍還西階上之位而取中以進則設之既設中乃於中之西而東面手執八算而起亦實八算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

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

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疏曰司射執八筭起而告於賓曰投矢於壺以矢本入者乃名為入則為之釋筭若以末入則不名為入亦不為之釋筭也比頻也賓主要更遞而投不得以前既入而喜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頻投頻投雖入亦不為之釋筭也若投之勝者則酌酒以飲不勝者正爵即此勝飲不勝之爵也以其正禮故謂之正爵既

行行爵竟也為勝者立馬者謂取算以為馬表其勝之數也謂算為馬者馬是威武之用投壺及射亦是習武故云馬也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為成若專二馬則為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一既劣於二故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為三故云一馬從二馬若頻得三成或取彼足為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以慶賀多馬之人也此告賓之辭其告主人亦此辭也故

曰請主人亦如之　又曰鄉射禮三耦先射賓主乃射以射禮重也此投壺不立三耦以投壺禮輕故也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註曰弦鼓瑟者也貍首詩篇名也今逸射義所云詩曰曾孫侯氏是也　疏曰間若一者謂前後樂節中間疏數如一也按下有魯鼓薛鼓節亦有鼓以弦為重故特云命弦者鄉射至第三番乃用樂此發初則用樂者以禮輕主於歡樂故也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集説曰主賓席皆南向則主居左賓居右司射告主賓以矢具又請更迭而投於是乃投壺也若矢入壺者則司射乃坐而釋一算於地司射東面立釋算則坐以南為右北為左也賓黨之算釋於司射之前稍南主黨之算釋於司射之前稍北已投者退各反位主黨於東賓黨於西

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註曰卒已也賓主之黨畢已投司射又請數其所釋左右算如數射算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横諸純下一算為奇奇則縮諸純下兼斂左算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畢則司射執奇算以告於賓與主人也若

告云某賢於某者未斥主黨勝與賓黨勝與以勝為賢尚技藝也　疏曰純全也二算合為一全地上取算之時一純則别而取之一算謂不滿純者奇隻也故云一算為奇以奇算告者奇餘也左右數鈞等之餘算手執之而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賢謂勝也勝者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算則云五純也奇則曰奇者假令九算則云九奇也鈞則曰左右鈞者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集説曰司射命酌酒者行罰爵酌者勝黨之子弟也既諾乃於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觶升酌坐而奠於豐之上其當飲者跪取豐上之酒手捧之而言賜灌灌猶飲也謂蒙賜之飲也服善而為尊敬之辭也其勝者則跪而言敬以此觴為奉養也雖行罰爵猶為尊敬之辭以答賜灌之辭也　坡謂在不勝之黨雖數

中者亦飲罰爵但在勝黨雖不數中亦不飲蓋罰爵
據一黨而言不計各人之中否也此大射禮賈疏云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
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
疏曰請立馬者謂司射請辭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
馬以慶是禮家陳事之言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
馬者此還是司射請辭　集說曰正禮罰酒之爵既
行飲畢司射乃告賓主請為勝者樹立其馬直當也

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算之前投壺與射禮皆三番而止每番勝則立一馬假令賓黨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兩勝則立二馬其主黨但一勝立一馬即舉主之一馬益賓之二馬所以助勝者為樂也以慶謂以此慶賀多馬也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子弟無豐飲正禮慶爵之後司射即請徹去其馬以投壺禮畢也

禮畢則行無算爵

算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長

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集說曰算之多少視坐上之人數每人四矢亦四算也籌矢也扶與膚同室中五扶以下三句說見上疏脩長也實以小豆取其滑且堅　呂氏曰棘柘之心實其材堅且重也毋去其皮質而已矣

魯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

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

註曰弟子賓黨主黨年穉者也為其立堂下相褻慢司射戒令之憮敖慢也偝立不正鄉前也踰言遠談語也常爵常所以罰人之爵也浮亦謂是也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時以罰梁邱據

疏曰憮亦敖也浮亦罰也

鼓○□○○□□○□○○□半○□○□○○○□

□○□○魯鼓○□○○○□□○□○○□□○□
○○□□○半○□○○○□□○薛鼓

註曰此魯薛擊鼓之節也圜者擊鼙方者擊鼓古者
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

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

註曰投壺之鼓半射節者投壺射之細也射謂燕射

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
屬主黨

註曰庭長司正也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樂人國子能爲樂者此皆與於投壺　疏曰冠士者謂外人來觀投壺成人加冠之士尊之故令屬賓黨若童子賤則屬主黨也　玻謂既令則奏鼓以投是同節事至分别賓主黨是補足文後方及之古經古文如此甚多石梁王氏必欲移司射至主黨二十四字於若是者浮之下無説今仍從古本

魯鼓○□○○□□○○半○□○○□○○○○□

○□○鼙鼓○□○○○○□○□○□○○○○□○
□○○□○半○□○□○○○○□○
註曰此二者記兩家之異故兼别之　坡謂上魯則
圜十三方十鼙則圜十六方十二此則魯圜十四方
七鼙則圜二十一方十不與上圖同故註云
儒行第四十一
坡謂夫子說儒凡十七條第一第二第三正言
篤學立誠修己之事第四言其有養第五第六

第七言其有立第八第九言其仕也第十第十一第十二言其樂善尊賢第十三言以道事君第十四言雖欲仕而不枉道第十五言雖好善而必慎交第十六則歸本於仁以見儒之百行萬善皆所以求仁也第十七則素位自得而正己不失儒行究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

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註曰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是之謂鄉言不知儒服非哀公意不在於儒乃今問其服　疏曰哀公應問儒行今乃問其服是意欲侮戲夫子故下文云不敢以儒為戲明此時意以為戲也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

珍以待聘夙夜强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集說曰卒遽而數之則不能終言其事詳悉數之非久留不可僕臣之擯相者久則疲倦雖更代其僕亦未可得盡言之也公於是命設席使孔子坐待而言之　呂氏曰席上之珍自貴而待賈者也儒者講學於閒燕從容乎席上而知所以自貴以待天下之用强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皆我自立

而有待也德之可貴者人必禮之學之博者人必問之忠信可任者人必舉之力行可使者人必取之故君子之用於天下有所待而不求焉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疏曰庾云讓大物不受拒於人如似傲慢讓小物之時初讓後受如似偽然有大事形貌似有所畏行小

事形貌似有所慚如威如愧皆謂慎重自貶損　方氏曰衣冠中者言衣之在身冠之在首皆中於禮也動作慎者言心之所動事之所作皆慎其德也大讓所以自抗故如慢而不敬小讓所以致曲故如偽而不誠三揖而後進故曰難進一辭而遂退故曰易退粥粥者柔弱之狀故若無能也是皆禮之所修道之所與也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

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
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註曰齊難齊莊可畏難也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
遠鬬訟　劉氏曰不爭非特恕也亦以愛死養身以
有待有為不爭小者近者以害大者遠者也　熊氏
曰儒有居處齊莊畏難而不敢忽坐起恭敬而不敢
慢言必先之以忠信則無偽言行必極其中正則無
邪行所謂敬以持己也不居己於易而居人於險是

不爭險易之利冬不專陽夏不專陰是不爭陰陽之和所謂恕以及物也恕以懲忿則無忘身之患是謂愛惜其死欲以有待而當天下之變也敬以立德則有自修之功是謂保養其身欲以有為而任天下之重也敬恕於平日而有待有為於方來可謂備之豫矣　玻謂首節言學問次節言處己此節言為人其誠一致也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

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疏曰非道之世則不仕是難得也先事後食是易禄也無義則去是難畜也　熊氏曰忠信則德可貴故以為寶立義則所行光明正大隨所處而咸宜故以為土地多文則所學充滿積實而道義有餘故以為富　坡謂不惟易禄為近人也金玉三者人之所爭

儒者不然而惟汲汲於自修凡有秉彛者之所誠服也近人孰甚焉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刼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註曰淹謂浸漬之刼脅也沮謂恐怖之也鷙蟲猛鳥猛獸也程猶量也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當

之則往也來者不豫其所未見亦不豫備平行自若也不極不問所從出也　疏曰樂好愛樂玩好也言儒者執持操行雖見貨財樂好之利不虧損已之義事苟且而愛也攫搏引鼎喻艱難之事言儒者見艱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　斷絶也言不絶其威嚴容止常可畏也　坡謂往者不悔不惟善不可退悔即有過亦改之則止故程子曰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中爲悔是也所謂毋固也來者

不豫無意必也不習其謀當機而言不豫習為詭隨與偏執也

儒有可親而不可刼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疏曰溽之言欲也即濃厚也　坡謂可親不可刼三句似重上刼之以衆三句意矣不淫不溽二句似複下一畝并日意矣微辨細核也面數明指也言其過

失之小僅可細核而無可明指耳所以謂之剛毅也蓋非堅強不屈於欲則無由寡過如斯所謂自勝者強也諸解似失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註曰甲鎧冑兜鍪也干櫓小楯大楯也　疏曰初言自立者謂強學力行而自修立也此自立者謂獨懷仁義忠信也　呂氏曰忠信則不欺不欺者人亦莫

之欺也禮者敬人敬人者人亦莫之侮也忠信禮義
所以禦人之欺侮猶甲冑干櫓可以捍患也行則尊
仁居則守義所以自信者篤雖暴政加之有所不變
也自立之至者也　坡謂委之以貨財節言不失已
次節以接物言此節以處世言皆有立之事也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蓽門圭窬蓬户甕牖易衣而
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
有如此者

疏曰一畝謂徑一步長百步也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宮牆垣也牆方六丈環周迴也方丈為堵東西南北各一堵蓽門以荆竹織門也圭窬穿牆為之門旁小户也上鋭下方狀如圭蓬户編蓬為户也甕牖者慇牖圓如甕口也又云以敗甕口為牖易衣而出者合家共一衣出則更著之也并日而食者謂不日日得食或三日二日并得一日之食也上答之謂君應用其言不敢以疑謂竭心力不敢疑貳也言

儒者仕官盡忠不敢以諂者不見使則宜靜默不敢諂媚求進也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註曰稽猶合也古人與合則不合於今人也援猶引也取也推猶進也舉也危欲毀害之也起居猶舉事

動作信讀如屈伸之伸　疏曰楷法式也身可危而志不可奪者論語云守死善道是也　坡謂雖危起居以身可危也竟信其志以志不可奪也志者何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之志也上節言仕之常此節言仕之變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集說曰博學不窮溫故知新之益也篤行不倦賢人可久之德也幽居不淫窮不失義也上通不困達不離道也禮之體嚴而用貴於和忠信禮之質也故以忠信為美優游用之和也故以優游為法賢雖在所當慕衆亦不可不容況愛衆而親仁亦是意也毀方而瓦合者陶瓦之事其初則圓剖而為四其形則方毀其圓以為方合其方而復圓蓋於涵容之中未嘗無分辨之意也故曰其寛裕有如此者 葉氏曰自

博學至不困皆所以為寛寛言其畜德也自禮之以和至尾合皆所以為裕裕言其容德也

儒有内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疏曰君得其志謂此賢者輔助其君使君得遂其志也　應氏曰程算其功積累其事不輕薦也下不求報於人上不求報於國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呂氏曰舉賢援能儒者所以待天下之士也任舉者所以待其朋友而已必同其好惡也故聞善相告見善相示必同其憂樂也故爵位相先患難相死彼雖居下不待之同升則不升彼雖疏遠不致之同進則不進此任舉朋友加重於天下之士者義有厚薄故也　攷謂博學不窮節泛言愛衆親仁次節言待天

下士此節言待朋友皆好善事也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熊氏曰儒者洗滌其私欲而澄湛其明德由是陳言而入告謀猷則順之於外若君過未形而潛消之是為靜而正將見君日改過而不自知也麤顯也翹舉

也君過已著則明諫之是謂顯而舉然亦緩而不至急遽也其行之高不必臨深以相形而顯其為高其文之多不必加少以相益而成其為多與其所可與不必同乎已也非其所可非不必異乎已也　坡謂世治不輕者雖可有為之時不自輕喜事疏云常自重愛是也世亂不沮疏云道雖不行亦不沮壞已之本志也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

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

集說曰愼靜者謹飭而不妄動守身之道也尚寬者寬裕以有容待人之道也强毅以與人不苟說隨於人也知服知力行之要也博學知服即博文約禮之謂也遠於文則質質勝而野近文章則亦不使文揜其質也砥厲廉隅者求切磋琢磨之益不利方以為圓也算法十黍為絫十絫為銖二十四銖為兩八兩為

錙言人君好賢雖分其國以禄賢者視之如錙銖之輕猶不臣不仕也其所謀度其所作為有如此者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疏曰合志同方據所懷志意也營道同術據所習道藝也同術則同方也　熊氏曰竆時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其業同矣達時或並立而爵位等則彼此樂其

侗升而不忌或相下而爵位不等則尊與卑交而不厭棄其情契矣久不相見易為人所離間乃聞言亦相諒而不信其心孚矣然其擇交之始本於心之方正立於義之時宜同於義則進而與之交不同於義則退而避之其交友如此

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寛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

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熊氏曰仁包四德百行無所不貫和厚易直仁之初立基處故曰本處事敬慎乃仁之實地寛裕有容乃仁之作用孫以接物仁之能事也禮儀節文仁之容貌也言語仁之文采也詩歌爲樂仁之和順也分散貨財仁之施與也八者皆仁之事惟儒者兼有之宜若以仁自任而猶不自居焉尊讓之至也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

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没吾世不敢以儒為戲

註曰隕穫困迫失志之貌充詘歡喜失節之貌慁猶辱也累猶繫也閔病也言不為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　集說曰隕者如有所墜失穫者如有所割刈充者驕氣之盈詘者吝氣之歉　方氏曰無儒者之行而為儒者之服無儒者

之實而盜儒者之名故曰今衆人之命儒也妄以其妄故常為人所詬病既至舍矣又曰館之者具食以致其養具官以治其事也言加信則不以儒相詬行加義則不以儒相病矣　坡謂哀公初發實有戲侮之意註疏云是聖賢亦有正言之時如天生德於予斯文之興喪在己曾子較仁義富貴於晉楚孟子亢不畏於大人是自夸大乎宋元末儒羣誹此篇非夫子之言乃戰國豪士偽作並不指何在謬於聖人何

處同於豪士何處重複何在支蔓彼之所至果約於

儒行而見此之重三複四乎果完於儒行而見此之

挂一漏萬乎果純於儒行而見此之夸大英氣乎程

子曰假如人言孔子為聖也須直待己實見聖處方

可信諸公果實見此篇之非聖乎近不體諸切身之

離合淺不次其文理之後先而大言不怍欺人哉

禮記述註卷二十六